

唐李華文集流傳考

富嘉吟

摘 要

本文謹以獨孤及〈中集序〉兩類文本間的異同為切入點，考訂李華文集結集的具體過程。結論認為，李華文集在其生前身後經過兩次整理，最終呈現為《前》、《中》、《後》三集的形態。本文其次利用《文苑英華》，特別是其校記提供的資訊，判明了李華文集在宋代的流傳刊刻情況。結論認為，唐代整理而成的三集直至南宋時期仍在江南地區流傳，最終以刊本形式固定下來。本文最後通過簡單的文本比勘，探討了《四庫全書》本、《全唐文》本李華文集的底本來源。結論認為，根據諸宋代總集，特別是影宋鈔本《文苑英華》重加採錄的《全唐文》本，乃是傳世的李華文集諸本中品質較佳的一種。

根據李華文集的流傳情況可知，李華文集在其辭世前後便得到了較為精心的整理，直至南宋年間，仍然以完整的形態流傳於世。李華在後世之評價，之所以略遜色於其本人在當年之地位，並非由於作品之存亡多寡，而在於其原本便處於承上啟下的文學史地位所導致的。

關鍵詞：李華、《文苑英華》、《文粹》、《四庫全書》、《全唐文》

2024/07/26 收稿，2024/11/27 審查通過，2025/01/02 修訂稿收件。

* 富嘉吟現職為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基幹研究院副教授。

DOI:10.30407/BDCL.202506_(43).0002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Li Hua's Anthology

Fu Jia-yin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textual versions of Du Guji's *Zhong Ji Xu*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Li Hua's collected work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i Hua's collected works underwent two stages of organization, both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posthumously, ultimately 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Former Collection*, *Middle Collection*, and *Later Collec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uses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Wenyuan Yinghua*, particularly its critical apparatus, to elucidate the circu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i Hua's collected work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t concludes that the three collections, which were compil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ontinued to circulate in the Jiangnan region until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ere it was ultimately crystallized in print. Finally, through a simple textu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ource texts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Quantangwen* editions of Li Hua's collected work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Quantangwen* edition, meticulously recompiled from Song anthologies—particularly facsimile manuscripts of *Wenyuan Yinghua*—ranks among the most authoritative and refined extant versions of Li Hua's works.

The transmission history elucidates the scrupulous curation of Li Hua's works both ante- and post-mortem, preserving their integrity through the Southern Song. His marginally attenuated posthumous reputation, relative to his

*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Core Research, Ochanomizu University.

erstwhile status, derives less from textual vicissitude than from his liminal position in the continuum of literary evolution.

Keywords: Li Hua, *Wenyuan Yinghua* (*Finest Blossoms in the Garden of Literature*),
Wencui, *Siku Quanshu*, *Quantangwen*

一、前言

李華（714-774）乃是唐代散文名家，以〈弔古戰場文〉一篇而流芳後世。由於其文集並無宋元舊本存世，歷來論其文者惟有憑藉《四庫全書》本《李遐叔文集》（以下時稱《四庫》本）或《全唐文》本，參之以《文苑英華》（以下時稱《英華》）、《文粹》之類宋代選集。乃至自來便有一種模糊的認識，即李華文集由於安史之亂大量散逸，現存諸本均是根據《英華》、《文粹》拾掇而來，而詩文在早期的散逸，也是造成其文學史地位無法得到充分評價的原因之一。這一認識究竟是否準確，李華文集在唐宋時代流傳情況如何，其與現存本之間又存在怎樣的血緣關係？以上種種疑問，似乎都未能得到足夠明確的梳理。本文即在整理現存資料的基礎上，釐清李華文集的結集、流傳情況，並對晚近刊行的《四庫》本、《全唐文》本的來源情況進行一些推測。

二、李華詩文結集始末臆測：以獨孤及〈中集序〉初稿、定稿為線索

記述李華詩文結集情況的文獻，一為其在世時由友人獨孤及（726-777）所撰〈李公中集序〉（以下簡稱〈中集序〉），見於《文苑英華》、《文粹》、獨孤及《毘陵集》，清編《全唐文》亦有收錄；一為其去世後完成的資料，主要包括劉迺所作〈唐故吏部員外郎李府君墓誌銘並序〉、薛放所作〈唐故吏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趙郡李府君及范陽盧氏合葬墓誌銘並序〉兩篇墓誌（以下簡稱〈李華墓誌〉、〈合葬墓誌〉），¹以及其餘零散的目錄類文獻。

在諸多文獻中，〈中集序〉一文對於李華文集結集情況的描述最為詳備。其作者獨孤及與李華關係親近，所言最值得信賴，即〈李華墓誌〉所謂「其歷官次第、淪胥幽遯之跡，獨孤言之最詳」。²清編《全唐文》且不論，《文苑英華》、《文粹》、《毘陵集》三者所收〈中集序〉在文本上均來源有自，然而前二者與後者之間出入不少，關鍵部分甚至有著截然不同的記述。出於比對的便利，僅根據明刊本《文苑英華》、³宋紹興本《文粹》⁴以

¹ 胡可先、楊瓊編著：《唐代詩人墓誌彙編·出土文獻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224-226。

² 〔唐〕劉迺：〈唐故吏部員外郎李府君墓誌銘並序〉，收於胡可先、楊瓊編著：《唐代詩人墓誌彙編·出土文獻卷》，頁224-225。

³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702，頁3618。

⁴ 〔宋〕姚鉉輯：《文粹》，收於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著：《中華再造善本·

及清鈔本《毘陵集》⁵所收〈中集序〉後半與李華文集結集相關的內容，羅列比較如下：⁶

表 1

《文苑英華》	《文粹》	《毘陵集》
過是而往。不復著書。	過是而往。不復著書。	過是而往。不復著書。
素 ^① 所著者。多散落人間。 _____	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	少時所著者。多散落人間。
① 素字，集作少時。		
自志學至校書郎已 ^② 前八卷。 _____	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	
② 文粹作以。		
並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並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	並舜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並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	

唐宋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無頁碼。《文粹》所錄文本雖然與《英華》極為近似，然而，如下文所述，二書在文本上的近似與李華文集在北宋初年的流傳情況息息相關，因此保留以備參考。

⁵ 根據趙望秦〈《毘陵集》板本考略〉所言，傳世《毘陵集》均淵源於鈔寫宋代常州刻本的吳寬鈔本。《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趙懷玉刻本便是在其基礎上，參照《文苑英華》、《文粹》修訂而來的。參見趙望秦：〈《毘陵集》板本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2期，頁27-31。為了排除修訂的干擾，本文特意選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順治時期舊鈔本（善本書號：06998）用以比勘。引文見〔唐〕獨孤及：《毘陵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順治5年抄本，1648年），無頁碼。

⁶ 出於便利對讀的目的，《英華》正文行間校記、註一律置於段尾，標點則統一以句號斷，異體字則統一改作標準字形。

《文苑英華》	《文粹》	《毘陵集》
並因亂失之。 ^③ 名存而篇亡。 _____	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	名存而篇亡。
③ 自志學至失之。集本無此八十六字。文粹有之。		
自監察御史已 ^④ 後迄至於今所著述者。 _____	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於今所著述者。	自監察御史已後所作。頌賦詩歌碑表敘論誌記讚祭。凡一百四十三篇。
④ 集作以。		
公長男 ^⑤ 羔。字宗敘。 _____	公長男羔。字宗敘。	公長子羔。字宗緒。
⑤ 集作子。		
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	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	編為二十卷。
其後二十卷。頌賦詩碑表敘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 ^⑥ 篇。 _____	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贊祭文。且一百四十四篇。	
⑥ 集作三。		
為中集。	為中集。	號中集。
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	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	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
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	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	
主文而譎諫。則言醫。含元殿賦。	主文而譎諫。則言豎。含元殿賦。	主文而譎諫。則言豎。含元殿賦。
敦禮教。則哀節婦賦。靈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	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	敦禮教。則哀節婦賦。靈武二孝讚。
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頌德銘 ^⑦ 。崔	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	表賢達盛德。則崔賓客集序。元魯山碣。房太

《文苑英華》	《文粹》	《昆陵集》
賓客集序。平原張公頌。 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 權著作墓表 ^⑧ 。李夫人 傳。盧夫人頌。 ⑦ 集作德政碑。 ⑧ 集作志。	集序。德先生誄。權著作 墓表。李夫人傳。盧夫人 頌。	尉德政碑。平原張公 頌。梁國李公傳。德先 生誄。權著作墓誌。李 夫人傳。盧夫人頌。
一死一生之間。抒其交 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 張博士文。	一生死之間。抒其交情。 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 博士文。	一死一生之間。抒其交 情。則祭蕭功曹。劉評 事。張評事文。
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 詠古詩。	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 詠古詩。	吟詠情性。達於事變。 則詠古詩。
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察 神道碑。	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 道碑。	
思舊則三賢論。	思舊則三賢論。	思舊則三賢論。
		辯卿大夫之族姓。則盧 監察神道碑。
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	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	思自敘。則別相里造范 倫序。
詮 ^⑨ 佛教心要而會 ^⑩ 其異 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 郎禪師碑。 ⑨ 集作論。 ⑩ 集作合。	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 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 師碑。	論佛教心要而合其異 同。則南泉真禪師。左 溪浪禪師碑。
其餘雖比興 ^⑪ 萬變。而未 始不根於道德 ^⑫ 。 ⑪ 集作波瀾。 ⑫ 集作典謨。	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 不根於道德。	其餘雖波瀾萬變。而未 始不根於典謨。

《文苑英華》	《文粹》	《毘陵集》
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	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	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
不俟觀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 ^⑬ 。	不俟觀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	不俟觀容貌。聽詞氣。
_____ ⑬ 集無此五字。		
若使 ^⑭ 束帶立於史臣之位。具備獻替 ^⑮ 。	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	假令束帶立於史臣之位。
_____ ⑭ 集作假令。 ⑮ 集無此四字。		
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 ^⑯ 。	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	足以潤色王度。
_____ ⑯ 集無此六字。		
天而病之。國 ^⑰ 不幸也 ^⑱ 。	天而病之。國不幸也。	天而病之。時不幸歟。
_____ ⑰ 集作時。 ⑱ 集作歟。		
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瞻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游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於篇 ^⑲ 。	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瞻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於篇。	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某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著其文德。冠於篇首焉。
_____ ⑲ 然遐叔至著於篇五十八字。集本作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某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		

《文苑英華》	《文粹》	《昆陵集》
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著其文德。冠於篇首焉。		

《英華》、《文粹》雖在細節上互有出入而相去不遠，與《昆陵集》明顯屬於兩個差異較大的文本系統。《文苑英華》與《文粹》均成書於北宋前期，考慮到北宋年間唐集刊本較少這一歷史背景，兩種文本大概都來自宋初流傳的鈔本，即周必大〈纂修文苑英華事始〉所謂「國初文集雖寫本，然讎校頗精」。⁷

南宋中期，彭叔夏等人校訂《文苑英華》，大量參考了當時流傳於世的唐集版本，並以正文行間校記、文末校記等形式將其記錄下來。〈中集序〉正文行間保存的校記，有「文粹作某」、「集／集本作某」兩種。前者當然來自《文粹》；後者如「正一代之訓典」校記作「集無此六字」之類，則應當來自《昆陵集》所錄。比對淵源自南宋常州刊本的《昆陵集》舊鈔本，其文字確與《英華》校記「集／集本作某」如出一轍。

與《英華》、《文粹》相比，彭叔夏等人所見集本〈中集序〉除去正文語句上的細節差異之外，更保留了關於李華文集結集的一個重要線索。謹錄《文苑英華》所收〈中集序〉文末校記如下：

自應舉至及第五卷，經亂離致失。自南和尉至校書郎三卷，因亂離亦致失。自校書郎至伊闕尉、監察御史十卷，為《中集》，在苕處。自補闕至員外郎二十卷正文，具如此集。其〈齊平陽誌銘〉，在伊闕時集中。其〈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洞玄生碑〉、〈安定三孝論〉、〈祭戶部裴員外文〉、〈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楊騎曹集序〉並遺失，求不獲。（〈自應舉〉以下，集有此一百四十字，《文粹》無之。）

⁷ 〔宋〕周必大：〈纂修文苑英華事始〉，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1冊，頁8-9。

自「志學」至「失之」一段八十六字，與篇末一百餘字大槩相同，或當時初草如此。姑從《英華》兩存之，《文粹》、集本則互有去取，今註逐段之下。⁸

根據校訂者的解釋，這段 140 字的記述並非彭叔夏等人校訂之時新增，而是《英華》原本所有。其與正文「自『志學』至『失之』一段八十六字」文意脈絡相近，如若將其還原至〈中集序〉中，則應當位於「志學」至「失之」這一位置。由於彭叔夏等人校訂之時，案頭同時存在兩本差異較大的《文苑英華》，⁹因此，所謂「《英華》兩存之」，既可以解釋為兩本《英華》均以文末校記的方式記錄下 140 字的異文，又可以解釋為一本取 140 字而一本取 86 字。無論如何，由於《英華》原書編纂於北宋初年，當時似乎並無《昆陵集》刊本行世，兩種文本的來源應當都是傳寫本。

根據「集有此一百四十字」可知，直至彭叔夏等人校訂《英華》之時，其所見《昆陵集》刊本中該段文字尚存。而筆者所目驗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淵源自南宋常州刻本的幾種清鈔本《昆陵集》，則既無「自應舉」140 字，亦無「志學」至「失之」86 字。《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趙懷玉本自稱為「吳文定寬在東閣時錄出之本」，¹⁰即最接近宋常州本的鈔本。該本以《文苑英華》作為最重要的參照本之一，然而，其所校訂〈中集序〉不取彭叔夏等人所見集本 140 字，反據《英華》正文及《文粹》補入「志學」至「失之」86 字。當然，趙懷玉的這一校補自有其合理之處，具體留待後文再議。

以上《文苑英華》及其校記可見，最晚自北宋初年，下至南宋年間，流傳於世的獨孤及〈中集序〉便存在兩種差異較大的文本系統，一為《文苑英華》、《文粹》一系，一為《昆陵集》即集本一系。〈中集序〉一文作於李華「身甚病」之時，《英華》、《文粹》本提及的〈與外孫女二孩書〉，其撰寫大約在大曆 6 年（771）至 8 年（773）中某年的 8 月 15 日，¹¹而李華本人歿於大曆 9 年（774）正月。¹²〈中集序〉成文既在〈與外孫女二孩書〉

⁸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 5 冊，卷 701，頁 3619-3620。

⁹ [日]花房英樹：〈文苑英華の編纂〉，《東方學報》第 19 冊（1950 年 12 月），頁 116-135。

¹⁰ [清]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1 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65 年），卷首，無頁碼。

¹¹ 陳鐵民：〈李華事跡考〉，《文獻》1990 年第 4 期，頁 22。

¹² 參〈李華墓誌〉：「以大曆九年青龍甲寅正月乙亥，終於正寢。」〔唐〕劉迺：〈唐故吏部

之後，則其無疑是以李華臨終之際，在親友的協力下對文集進行的最後一次整理為敘述背景的。

關於李華當時的健康狀態，《英華》、《文粹》本〈中集序〉曰：「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無論是「心甚壯」、「才不竭」的表述，還是刻意將「自監察御史已後迄至於今所著述者」編為《中集》，並額外留出《後集》的名目以收錄將來作品，無非都是親友的善意寬慰。自獨孤及撰寫〈中集序〉之時至李華大曆 9 年正月辭世之間大約再無多少新作，即便有也不足以成集了。

與此相對，《英華》校記所引集本及現存《昆陵集》本〈中集序〉則並無此類委婉之詞，而是逕敘撰文始末如下：「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某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今著其文德，冠於篇首焉。」大約李華本人也意識到大限已至，故而詒書獨孤及請序。

彭叔夏等人認為集本所保留的文字「或當時初草如此」，然而，細繹文末語氣，則《英華》、《文粹》本〈中集序〉的文本，更有可能是李華尚在彌留之際的初稿。而《英華》校記所引集本及現存《昆陵集》本的文本，則大約是獨孤及在李華歿後再度刪削的定稿。可與這一推論相證成的，是《英華》、《文粹》本〈中集序〉記錄自校書郎至監察御史時期所作《前集》10 卷，《英華》文末校記所引集本追加記載其「在苕處」。¹³根據〈李華墓誌〉可知，其晚年徙居丹徒並卒於弟苕之官舍，權葬於北原。¹⁴《前集》大約在李華歿後交由其弟苕暫時保管，故補充曰「在苕處」。

如若認同上文關於〈中集序〉兩種文本出現的先後順序的臆測，那便不能不對兩種文本中關於李華詩文集結情況在細節處的差異產生疑惑。謹將《英華》文末校記所引集本一百餘字，與《英華》本〈中集序〉羅列比對如下：¹⁵

員外郎李府君墓誌銘並序》，頁 224。

¹³ 《英華》校記所引集本稱其為《中集》，顯然為《前集》之誤。

¹⁴ 〈李華墓誌〉：「季弟苕適宰丹徒，公爰居官舍。……是月丁卯，權窆於朱方北原。」〔唐〕劉迺：〈唐故吏部員外郎李府君墓誌銘並序〉，頁 224。

¹⁵ 《文粹》文本與《英華》無甚關鍵性出入，不一一說明。以下所引內容參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 5 冊，卷 702，頁 3618-3620。

表 2

相關內容	《文苑英華》本	《文苑英華》校記所引集本
關於早年作品 8卷及散逸詩 文	自志學至校書郎已前八卷，並 〈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 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 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 〈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 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 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並楊 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 亂失之，名存而篇亡。	自應舉至及第五卷，經亂離致 失。自南和尉至校書郎三卷， 因亂離亦致失。……其〈齊平 陽誌銘〉，在伊闕時集中。其〈常 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 碑〉、〈洞玄生碑〉、〈安定三孝 論〉、〈祭戶部裴員外文〉、〈崔 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 碑〉、〈哀舊遊詩〉、〈韓幼深避 亂詩序〉、〈楊騎曹集序〉並遺 失，求不獲。
關於《前集》	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 《前集》。	自校書郎至伊闕尉、監察御史 十卷，為《中集》（按：當作《前 集》），在苕處。
關於《中集》	自監察御史已後迄至于今所著 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 之。……其後二十卷，頌賦詩 碑表敘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 十四篇，為《中集》。	自補闕至員外郎二十卷正文， 具如此集。
關於《後集》	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 集》。	按：不明。

關於收錄早年作品的八卷本，《英華》校記所引集本給出了較《英華》本更為詳盡的記載，但是無論起訖時間、存佚情況還是卷數都一一相符。關於《前集》10 卷，《英華》本以為「自監察御史已前」，《英華》校記所引集本則作「自校書郎至伊闕尉、監察御史」，同樣不存在出入。關於《後集》，如上所述，《英華》本的描述純粹出於寬慰之辭；《英華》校記所引集本情況不明，不知是文中未有提及，還是彭叔夏等人校記未錄。

最大的問題在於《中集》。根據《英華》本的說法，《中集》收錄範圍自監察御史以後至〈中集序〉撰寫當時，即李華辭世稍前的大曆 6 年至 8

年。而《英華》校記所引集本則斷作「自補闕至員外郎」。詳繹李華仕履，其曾擔任補闕職位先後為右補闕（天寶 14 載，755）、左補闕（上元 2 年，761），員外郎則有天寶年間所官禮部員外郎、吏部員外郎，¹⁶又有尚書司封員外郎（寶應 2 年，763）、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廣德 2 年，764）。¹⁷由於《前集》斷限在監察御史，則《中集》應當始於監察御史之後所除右補闕。《英華》本作「自監察御史已後」，《英華》校記所引集本作「自補闕」，似異而實同。尚書司封員外郎、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相去僅一年，而直至永泰 2 年（766）李華仍以「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自稱，¹⁸其正式辭官歸隱則在此以後。《英華》校記所引集本所謂的「至員外郎」究竟應當以何年為下限，尚不太明確。然而無論如何，《英華》本與《英華》校記所引集本對於《中集》的描述雖然同為 20 卷，其下限所在時間點不同，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如此便留下了一處疑點：自員外郎（無論為寶應 2 年、廣德 2 年抑或永泰 2 年以後）至獨孤及撰作〈中集序〉，其時間跨度少則 5 年，多則至 10 年。¹⁹根據《英華》本〈中集序〉所記錄的斷限，這一時期所作當在《中集》，然而《英華》校記所引集本則將其排除在《中集》之外，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試圖理解這一疑問，則需要提出一項與〈中集序〉同樣重要的材料，即〈李華墓誌〉所云：

所纂文凡數百篇，河南獨孤及、河東柳識、渤海高參，分為三集，各冠之以序。²⁰

如若依照《英華》本〈中集序〉所言，則當時實際存在的李華文集，僅僅有監察御史以前的《前集》10 卷與其後的《中集》20 卷，如何拆為「三集」？如若以卷帙平分，那麼獨孤及所負責撰寫序文的《中集》部分理應在 10 卷

¹⁶ 陳鐵民以為《舊唐書》本傳誤記，見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 10。

¹⁷ 本文所論李華生平行跡、作品繫年，參照〔唐〕劉迺：〈唐故吏部員外郎李府君墓誌銘並序〉，頁 224-225；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 3-23；謝力：〈李華生平考略〉，《唐代文學研究》第 2 輯（1990 年 10 月），頁 105-133。無明確記述的，則附以簡略考訂。

¹⁸ 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 21。

¹⁹ 由於〈中集序〉之成文晚於〈與外孫女二孩書〉之撰作（大曆 6 年至 8 年中某年的 8 月 15 日），因此，如以最短的永泰 2 年至大曆 6 年計算，則為 5 年；如以最長的寶應 2 年至大曆 8 年計算，則為 10 年。

²⁰ 〔唐〕劉迺：〈唐故吏部員外郎李府君墓誌銘並序〉，頁 224。

左右，又與「其後二十卷……為《中集》」（《英華》本）、「二十卷正文，具如此集」（《英華》校記所引集本）相齟齬。換而言之，在確認《前集》為 10 卷，且《中集》為 20 卷的前提下，要使得墓誌所謂「分為三集，各冠之以序」成立，那便意味著應當存在一個真正的，而非停留於想像中的《後集》，其起訖極有可能便是李華於永泰 2 年以後辭官隱居，至大曆 9 年辭世之間。

如若這一臆測成立，那麼李華文集最終的定本便當如《英華》校記所引集本〈中集序〉，即〈中集序〉定稿記載，以安史之亂前所撰為《前集》10 卷，以安史亂興至辭官以前所撰為《中集》20 卷，以永泰 2 年以後歸隱潤州至辭世間所撰為《後集》若干卷，共計 3 集。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時間斷限，都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這裡又產生一個問題，即《後集》是否是徑直由長子李羔所整理的《中集》20 卷 144 篇拆分而來的呢？《英華》校記所引集本〈中集序〉論及散逸詩文時，在《英華》本「並因亂失之」後多了「求不獲」三字。如若承認《英華》本為初稿，《英華》校記所引集本為定稿，那麼「求不獲」三字便隱約暗示了獨孤及等人在李華身故之後，又對其散逸文稿進行了一番搜索。比對《英華》本〈中集序〉列舉的散逸篇目與《英華》校記所引集本篇目，重複者有〈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安定三孝論〉、〈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楊騎曹集序〉，《英華》本有而《英華》校記所引集本無者，為〈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及〈王常山碑〉，《英華》本無而《英華》校記所引集本有者，為〈洞玄生碑〉、〈祭戶部裴員外文〉。這些篇目的差異應當不是信手寫就，而是確實經過了一番辛勞，即在根據舊有的「名存而篇亡」訪得其文本的同時，又尋到一些新的「名存而篇亡」的作品。特別提及的〈齊平陽誌銘〉一文，其撰作時間在伊闕尉時，即天寶 8 載（749）至 10 載（751），或許是為李羔誤收入《中集》而特意將其歸位。

大約由於這番搜索，使得李華詩文的存留數量大大增加。初稿本《中集》20 卷不過「一百四十四篇」，即便加上《前集》恐怕也僅僅在兩百餘篇左右，而墓誌則有所謂「凡數百篇」，則應當在 300 篇以上。²¹

²¹ 有研究者認為〈李華墓誌〉所謂「三集」即《英華》本〈中集序〉所提到的《前》、《中》、《後》集。參見楊瓊：〈新見唐代文學家李華墓誌考疏〉，《文獻》2022 年第 1 期，頁 164。其結論似是而非。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筆者所目驗的現存《昆陵集》諸鈔本，其關於《中集》收錄範圍、作品數量的記述全然同於《英華》本。換而言之，《英華》校記所引集本與現存《昆陵集》之間存在明顯的齟齬，這大概是趙懷玉以《英華》正文 86 字，而非校記 140 字文本來補充底本的緣故。然而，翻檢《英華》所收獨孤及詩文，如卷 782〈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讚並序〉行間校記有「婺本作某」，可知彭叔夏等人所見《昆陵集》顯然有包括婺本在內的兩種以上刊本。現存《昆陵集》諸本皆淵源自南宋常州刊本，而記載常州刊本的《咸淳昆陵志》成書於咸淳 4 年（1268）。²²固然，地方志的編纂往往遞相因襲，不可因此斷言彭叔夏等人未能見到常州刊本。然而一則《咸淳昆陵志》上距《文苑英華》校記成書約半個世紀之久，二則彭叔夏等人所見集本亦不止一種，則《英華》校記所引之「集本」恐怕並不能與常州刊本等而觀之。至於常州刊本一系來源如何，為何與彭叔夏等人所見集本存在如此差異，則史料闕如，不可遽論。

三、獨孤及、柳識、高參與《前》、《中》、《後》集之成立

如上所述，大曆 9 年以前，約在 6 年至 8 年，隱居潤州、纏綿病榻的李華詒書獨孤及，以平生所作詩文相託。根據獨孤及生平，其於大曆 5 年（770）自濠州刺史徙舒州刺史，大曆 8 年轉常州刺史，翌 9 年 3 月抵常，²³則李華修書之時獨孤及約尚在舒州。其撰寫〈中集序〉初稿之時，是否親赴潤州，抑或僅魚雁往來，情況不明。

李華歿於大曆 9 年正月，梁肅（752-793）〈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之製作在同年 5 月。²⁴據「不及歸暱，仍乖執紼」一段，則獨孤及當時未能出席葬禮。又據「恭承嘉命，來牧於常，總帳所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彼穹蒼」一段，²⁵則獨孤及大曆 9 年 3 月到任常州以後，一度親赴潤州並見到了李華的遺孤。大約是在這次會面之時，獨孤及於華弟苕處見

²² 趙望秦：〈《昆陵集》板本考略〉，頁 28。

²³ 參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577，「獨孤及」條；以及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第 3 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734、1747、1884-1885，「濠州刺史」、「舒州刺史」、「常州刺史」條。

²⁴ 原文誤作「大曆元年」，陳鐵民文已辨之，又可據後出〈李華墓誌〉訂正。見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 22。

²⁵ 〔唐〕梁肅：〈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 6 冊，卷 982，頁 5167。

到了《前集》及新編訂的《中集》原本，並由此發願對舊友的詩文進行重新搜羅整理。

獨孤及大曆 12 年（777）4 月卒於常州刺史任上，因此，李華文集的再整理並擴充為《前》、《中》、《後》三集，應當在大曆 9 年至 12 年之間。獨孤及時在常州，而餘下兩位序文作者「河東柳識」、「渤海高參」，其生平尚有蒙昧之處。本節旨在考察柳識（713?-782）、高參二人仕履、交遊的基礎上，試圖還原李華文集整理的始末。

柳識其人生平文章，見於《新唐書》卷 142〈柳渾傳〉附傳：

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²⁶

又見於《新唐書》卷 203〈文藝傳下·李華傳〉：

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硃巨川，後至執政顯官。²⁷

《唐詩紀事》卷 20「柳識」條則作：

識字方明，工文章，最為李華知。許其文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²⁸

《唐詩紀事》所錄與《新唐書》兩傳大致相合。

李華〈三賢論〉亦提及柳識其人，曰：

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按：元德秀）者也。²⁹

元德秀歿於安史之亂以前，則李華與柳識結識並對其獎掖應在天寶年間的長安。

又《舊唐書》卷 148〈權德輿傳〉曰：

²⁶ 〔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42，頁 4673。

²⁷ 同上註，卷 203，頁 5776。

²⁸ 〔宋〕計有功著，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20，頁 669。

²⁹ 〔唐〕李華：〈三賢論〉，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 5 冊，卷 744，頁 3887。

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臯之德而友善之。³⁰

則李華、柳識同因安史之亂而屏居江南，友於權臯（723-768）。

柳識以文章名，《全唐文》有〈為潤州太守賀赦表〉、〈草堂記〉、〈新修四皓廟記〉、〈琴會記〉、〈茅山白鶴廟記〉、〈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吊夷齊文〉、〈許先生潁陽祠庭獻爵文〉，³¹《全唐文補遺》有〈鄭洵墓誌銘〉。³²目存而篇亡者則有《寶刻叢編》所錄〈石橋記〉（卷5）、〈招隱寺朗然律師碑〉（卷14）等。³³

李華自寶應元年（762）移疾請告居江州，至廣德2年冬李峴領選江南，為之表為從事並移居治所洪州，三年間足跡不出江西境內。³⁴柳識〈草堂記〉作於大曆2年（767），曰「予家於修江之上十年矣」。³⁵修江即修水，在洪州。據柳宗元〈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所言，柳識之母弟柳渾逢「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³⁶柳識「家於修江之上十年」，便是隨弟渾赴任豐城令而避亂南下，幽居修水。作為長安時代的舊友，李華、柳識當在寶應、廣德年間因地近之便而多有往來，同一時期權臯亦長居洪州，³⁷因而有所謂「皆仰臯之德而友善之」。

³⁰ 〔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48，頁4002。

³¹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77，頁3825-3830。

³²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7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頁63。

³³ 〔宋〕陳思著：《寶刻叢編》，收於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5，頁434；卷14，頁589-590。

³⁴ 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19。

³⁵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377，頁3825。

³⁶ 〔唐〕柳宗元：〈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收於〔唐〕柳宗元著，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8，頁524。

³⁷ 《舊唐書·權德輿傳》：「時南北隔絕，或逾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遵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遵遽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臯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耶。』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奏臯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參見〔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卷148，頁4001。

永泰元年（765），李華因風痺去官，暫居楚州。³⁸永泰2年，移居潤州並終焉於此。³⁹同一時期的柳識似乎在大曆初年一度返回長安，〈草堂記〉署名作「大曆二年正月七日，左拾遺柳識述」，⁴⁰大曆4年（769）所撰〈玄靖先生碑〉署名作「秘書郎河東柳識」。⁴¹又，下文所引權德輿（759-818）〈答楊湖南書〉，敘大曆6年間事，稱之為「柳秘書」。大曆7年（772）正月所撰〈琴會記〉，乃因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李栖筠途經潤州，與「刺史樊公」即樊晃對飲所作。柳識又有〈為潤州太守賀赦表〉，文中可見「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之稱，其撰作必在廣德元年（763）7月以後。⁴²文中所謂「伏見五月二十九日恩制，昭洗庶獄」，⁴³當指「（按：大曆7年5月）乙未，以旱大赦，減膳，徹樂」一事。⁴⁴則柳識至晚在大曆7年前已返回潤州，或在樊晃府中任職。樊晃刺潤州約在大曆5年至7年，其編輯杜甫《小集》則在大曆7、8年間。⁴⁵柳識大約旁觀了樊晃搜訪、編纂杜集的全過程，而同一時期，幽居潤州丹徒的李華正當人生的風燭殘年。

值得一提的是，永泰2年，李華應楊極之子德元之請，為其在「羈旅之中」所「集先人文」作序，⁴⁶即〈楊騎曹集序〉；大曆6年，應蕭穎士（707-758）之子蕭存之請，為其父文集作序，即〈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當時「有文十卷，卷行於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⁴⁷大曆7年，崔祐甫

³⁸ 〈中集序〉稱「徙家於楚州山陽縣」，《新唐書》本傳稱「客隱山陽」。參見〔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卷203，頁5776。

³⁹ 〈中集序〉及《新唐書》本傳似乎皆以楚州山陽為終焉之地，然而根據後出〈李華墓誌〉可見，其暮年卒於弟荈潤州丹徒官舍。

⁴⁰ 〔唐〕柳識：〈草堂記〉，收於〔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377，頁3825。

⁴¹ 文中雖然記載石碑在「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然而玄靜先生歿於大曆4年，撰文時間或在其後不久。〔唐〕柳識：〈玄靖先生碑〉，收於〔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377，頁3828。

⁴² 《新唐書·代宗本紀》：「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參見〔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卷6，頁169。

⁴³ 〔唐〕柳識：〈為潤州太守賀赦表〉，收於〔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377，頁3825。

⁴⁴ 見《新唐書·代宗本紀》。參見〔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卷6，頁176。

⁴⁵ 參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第3冊，頁1858；陳尚君：〈杜詩早期流傳考〉，收於《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頁308。

⁴⁶ 〔唐〕李華：〈楊騎曹集序〉，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5冊，卷701，頁3615。

⁴⁷ 〔唐〕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5冊，卷701，頁3615。

(721-780) 搜羅其父崔沔(673-739) 遺文,「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⁴⁸乞李華為序,即〈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⁴⁹以上種種,加上樊晃搜羅杜集一事,可以覺察出當時文壇一種新的動向,即活躍於安史之亂以前的作者,其作品在戰火初期大量散逸,其後代宗年間,隨著政局的日漸安定,則似乎都漸次得到了親友或愛好者的結集。⁵⁰這些見聞或許給予了李華強烈的刺激,使得其在生前便早早安排親友對自己的文集進行整理。其一即獨孤及,其始末見於上文;又一即柳識。

權德輿〈答楊湖南書〉有「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一段,敘李華修書乞柳識作序一事。⁵¹如上述,權德輿之父權皋乃是李華、柳識在洪州時期的故友,大曆初亦卒於潤州丹徒,⁵²故權德輿以「三丈」稱華。權皋辭世之年,權德輿尚在稚齡,大曆9年李華歿時亦不過十餘歲。李華因編輯文集一事致信柳識,這一敘述當然無誤,時間大概與致信獨孤及相前後。然而,考慮到當時《後集》尚未成形,信中內容恐怕不過〈中集序〉所謂「嘗以斯文見託」,並無具體針對何集作序的明確表述。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的記錄,大約是年長以後根據柳識留下的〈後集序〉及幼年蒙昧的記憶而作,故有似是而非之處。

⁴⁸ [唐]李華:〈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5冊,卷701,頁3614。

⁴⁹ 以上繫年參考傅璇琮、陶敏著:《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第2冊(瀋陽:遼海出版社,2012年),頁161;吳在慶等主編:《唐五代文編年史》第3冊(合肥:黃山書社,2018年),頁79。

⁵⁰ 又如元結〈文編序〉:「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時大曆二年丁未中冬也。」參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5冊,卷701,頁3617。杜確〈岑嘉州集序〉:「有公遺文,貯之筐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岑參歿在大曆4年冬,則文集之編輯在稍後。參見傅璇琮、陶敏著:《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第2冊,頁145。

⁵¹ [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收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5冊,卷680,頁3506。其事另參見傅璇琮、陶敏著:《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第2冊,頁161,「代宗大曆六年」條。

⁵² 李華〈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二。」參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6冊,卷970,頁5101。關於其卒年,權德輿〈先公先君靈表〉作「大曆二年歲在丁未夏四月十日」,《舊唐書》本傳作「大曆三年」。參見[唐]權德輿著,郭廣偉校點:《權德輿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26,頁389;以及[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卷148,頁4002。

上文所推定的李華文集的第二次整理，即大曆9年至12年，柳識的行跡不明。作於大曆13年（778）的〈茅山白鶴廟記〉無題銜，〈鄭洵墓誌銘〉則僅僅署作「河東柳識」，或許當時已然退居山林。長安時期，年輕的柳識為文壇領袖李華所激賞，其後時移世易，作為後輩的柳識又見證了李華人生的最後歲月。由其擔任《後集》的整理工作，對於經歷了盛世與衰亂的李華來說，應當頗足欣慰。

高參生平不見於史傳，《舊唐書》卷150〈舒王誼傳〉：「（按：建中3年）為揚州大都督，持節荊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兼諸軍行營兵馬元帥。……兵部員外郎高參為本司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⁵³又，卷12〈德宗本紀〉：「（按：貞元元年秋7月）庚申，以諫議大夫高參為中書舍人。」⁵⁴

又，梁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行狀〉曰：

若藝文之士，遭公發揚，盛名比肩於朝廷，則有……中書舍人渤海高參……。⁵⁵

《新唐書》卷162〈獨孤及本傳〉曰：

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⁵⁶

可見高參為獨孤及弟子輩，其參與李華文集的整理工作或許是來自師長的囑託。中唐詩人秦系有〈會稽山居寄薛播侍郎、袁高給事、高參舍人〉一詩，作於德宗興元元年（784）。⁵⁷系自安史亂後、大曆年間長居剡溪，高參既與之相識，則當時或亦在江南。

綜上所述，獨孤及、柳識二人作為李華文學上的親友，在其纏綿病榻之際便接受囑託對文集進行整理。獨孤及在輩分上與李華相近、文學成就最高，這應當是其負責撰寫李華文集中最為龐大，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中集》序的原因。作為晚輩，柳識在安史之亂以前獲得李華的照拂，以新人的身分進入其主導的文學集團；安史亂後，又與屏居江南、鬱鬱不得志的

⁵³ 〔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卷150，頁4043。

⁵⁴ 同上註，卷12，頁349。

⁵⁵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6冊，卷972，頁5117。

⁵⁶ 〔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卷162，頁4993。

⁵⁷ 參見趙昌平：〈秦系考〉，《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4輯，頁146。

李華多有往還，這大概是其負責〈後集序〉的緣故。而與獨孤及、柳識相較，高參年輩較晚，更有可能是作為獨孤及的弟子參與了《前集》的整理及序文撰寫。《前集》出自李華本人編訂，想來在編輯難度上要容易許多。李華文集最終呈現出的《前》、《中》、《後》集狀態，自其個人仕履來看，乃是由安史亂前、安史亂興至辭官以前、歸隱至辭世間三個階段構成；自天下大勢來看，恰好與開天極盛時期、安史之亂時期、安史之亂平定以後三個階段相對應；自撰寫序文的三位作者以及代作祭文的梁肅來看，則均為唐代古文作家中具備承上啟下地位的人物。李華詩文的散逸、整理及最終結集，不啻是古文運動在盛唐至中唐的歷史背景下，自萌芽經歷變亂而後走向新生的絕好象徵。

四、唐末以降李華詩文之流傳：兼論《四庫》本、《全唐文》本來源問題

如上所述，李華彌留之際，其文集僅僅有《前集》10卷、《中集》20卷。其歿後，經獨孤及等人再次搜羅整理，最終呈現為《前集》10卷、《中集》20卷及《後集》若干卷。《前集》下限在其自監察御史除右補闕，即天寶14載以前，應當由本人編纂而成。《舊唐書》本傳所謂「有文集十卷，行於時」，⁵⁸應當是指十卷本《前集》在華生前便已在世間廣為流傳。四庫館臣以為「《舊唐書》稱華有文集十卷，獨孤及序則稱自監察以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為《中集》，卷數頗不合」，⁵⁹乃是未曾細究兩集各自的成書背景所致。

李華文集見於歷代書志者，《崇文總目》（《叢書集成初編》本）作「李華集二十卷」；《新唐書》本傳並未言及李華文集流傳情況，而〈藝文志〉則作「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研究者以為《新唐書·藝文志》乃自《舊唐書》本傳及《崇文總目》增補，當從。⁶⁰換而言之，無論《崇文總目》或《新唐書》的編者，都未能見到十卷本《前集》。一度「行於時」的《前集》，竟然在北宋宮廷書錄中全然不見蹤跡。

⁵⁸ 〔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卷190下，頁5048。

⁵⁹ 〔清〕永瑤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150，頁1286，「李遐叔文集四卷」。

⁶⁰ 參見馬楠：〈《新唐書藝文志》增補修訂《舊唐書經籍志》的三種文獻來源〉、〈兩唐書經籍藝文志合編〉，收於《唐宋官私目錄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49-80、181-394。

北宋初年編纂《文苑英華》，多以館閣所藏寫本為依據。假設僅僅參考了《中集》20卷，則不應當包括監察御史以前及辭官歸隱後的詩文。然而，細數《文苑英華》收錄，年月在右補闕以前者如〈含元殿賦〉、⁶¹〈著作郎廳壁記〉、〈河南府參軍廳壁記〉、〈安陽縣令廳壁記〉、〈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等；⁶²晚年所作者則有上述〈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等。考慮到《崇文總目》成書晚於《文苑英華》初稿本數十年，且某種意義上乃是一種燼餘書目，而《新唐書》著錄的「前集十卷」又補充自史傳，頗懷疑完整的李華文集毀於大中祥符8年（1015）的崇文院火，而在此以前的《英華》編者尚能見到較為完整的《前》、《中》、《後》集。

與《英華》成書相前後的《文粹》，由於篇幅緣故，其所收錄李華作品的數量雖然遠遠不及《英華》，然而其中既有《前集》所收〈含元殿賦〉等，又有遲暮之年所作〈與外孫崔氏二孩書〉等，應當同樣來自於一個完整的《前》、《中》、《後》集。姚鉉編輯《文粹》始於兩浙轉運使任中，因「課吏寫書」而遭彈劾。⁶³其所使用的文集，應當以流傳於兩浙地區的寫本為主。而考慮到北宋初年三館收錄圖籍之中，來自江南地區的數量要遠遠多於北方或是蜀地，⁶⁴《英華》所收李華詩文極有可能與《文粹》同樣來自流傳於江南的某一系統的寫本。而與之相對，崇文院被火以後重新鈔寫收錄的，則或許是開封地區的某種僅僅保存《中集》20卷的本子。南北文集流傳狀態的差異，也與李華生平的活動軌跡一致。

生活於兩宋之際的尤袤（1127-1194），其《遂初堂書目》有《李華集》而無卷數，實在遺憾。⁶⁵而由於其後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諸書均無著錄，向來似乎認為李華文集在南宋以後便散逸不存。⁶⁶

⁶¹ 陳鐵民以為〈含元殿賦〉既為獨孤及〈中集序〉所提及，不當如《舊唐書》所記在開元23年登科時作。然而獨孤及雖然為《中集》作序，其論李華詩文成就則未必囿於《中集》，如〈元魯山墓碣銘〉便作於天寶12載（753），《舊唐書》所記不可遽斷為誤。

⁶² 諸文繫年分布全篇，參見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3-23，下文不一一出註。

⁶³ 參見郭勉愈：〈《唐文粹》鈐擇《文苑英華》說辨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頁127。

⁶⁴ 〔日〕花房英樹：〈《文苑英華》的編纂〉，頁125。

⁶⁵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收於〔明〕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⁶⁶ 如四庫館臣以為「馬端臨《經籍考》不列其目，則南宋時原本已亡」，參見〔清〕永瑤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卷150，頁1286，「李遐叔文集四卷」；同見於萬曼：《唐集敘錄》

然而，南宋成書的《文苑英華》校記中，明確保留了與刊本有關的信息如下：卷 716〈雲母泉詩序〉：「集作某」；卷 774〈無疆頌八首〉：「浙本作某」；卷 798〈御史大夫壁記〉：「文集作某」；卷 1000〈弔古戰場文〉：「浙本作」。⁶⁷

這些校記的存在，意味著李華文集在南宋時期至少有包括浙本在內的兩種或以上刊本存世。《輿地紀勝》（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岑氏懼盈齋本）卷 9「兩浙西路」錄江陰縣人物，有「唐薄氏」條曰「唐李華集載武康尉薄自牧嘗謂人」云云，⁶⁸即李華〈哀節婦賦〉。這裡的「李華集」，或許便是當時流傳於世的刊本之一。

收錄有集本異文的 4 篇作品，〈雲母泉詩序〉作於上元 2 年秋，〈御史大夫廳壁記〉作於天寶 14 載，〈弔古戰場文〉作於天寶 12 載。⁶⁹關於〈無疆頌八首〉的寫作背景，其序文自述如下：

臣又逮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補闕、尚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於泥塵。⁷⁰

應當是寶應 2 年除尚書司封員外郎，赴京途中染疾所作。⁷¹〈哀節婦賦〉撰作年月不明，僅僅能推測是在「屏居江南」以後。

如上所述，《前》、《中》集斷限在自監察御史除右補闕，即天寶 14 載以前，《中》、《後》集斷限大約在永泰 2 年辭官歸隱以後。《英華》保存的集本校記或在《前集》、或在《中集》。又，《英華》校記對於正文收錄的詩文，如若不見於集本，則往往標註「集無」。《英華》所收李華詩文中留存的集本校記雖然不多，然而並無一首存在「集無」的情況。由此可以推測，江南地區或許一直流傳著完整的《前》、《中》、《後》集，並在南宋以後以刊本的形式固定下來。這個集子中甚至還包括在《前》、《中》、《後》集編輯完成以後新發現的作品如〈楊騎曹集序〉，可以說是極為完備了。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93-94。

⁶⁷ 諸例分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 5 冊，卷 716、774、798，頁 3699、4075、4223；第 6 冊，卷 1000，頁 5249。

⁶⁸ 〔宋〕王象之編：《輿地紀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卷 9，頁 354。

⁶⁹ 諸文繫年，參見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 8、10、14。

⁷⁰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 5 冊，卷 774，頁 4073。

⁷¹ 關於赴京途中染疾一事，參見陳鐵民：〈李華事跡考〉，頁 15。

然而遺憾的是，南宋時期尚存於世的李華文集，自元代以降便再不見諸書志著錄。明末李賓編《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所收《李遐叔文鈔》之中，除〈廚院新池記〉以外 25 篇均可在《文苑英華》、《文粹》尋得出處。⁷²〈新池記〉出自宋人《洞霄圖志》卷 6，文末署「大曆五年處士李玄卿記」，當為誤收。⁷³

康熙年間編修《全唐詩》，其主要工作底本《全唐詩稿本》收錄李華詩 13 首，即〈雜詩六首〉、〈詠史十一首〉、〈寄趙七侍御〉、〈仙遊寺〉、〈春遊吟〉、〈長門怨〉、〈奉使朔方贈郭都護〉、〈尚書都堂瓦松〉、〈海上生明月〉、〈晚日湖上寄所思〉、〈寄從弟〉、〈奉寄彭城公〉、〈春行寄興〉。⁷⁴這些作品大都採錄自《唐詩紀》，然而中途不知為何截斷《詩紀》而鈔入〈尚書都堂瓦松〉、〈海上生明月〉二首。二詩均為《英華》所收，⁷⁵無論真偽如何，在宋代的總集、選集中總歸都能尋得淵源。《全唐詩》在《稿本》〈詠史十一首〉後多〈雲母泉詩〉一首，當錄自《文粹》。⁷⁶《文粹》此詩收錄於卷 96 〈雲母泉詩序〉序文下，大概因此而為《唐詩紀》失收而在《全唐詩》補入。

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其所收四卷本《李遐叔文集》為浙江吳玉墀家藏本。《四庫全書總目》曰：

此本不知何人所編，蓋取《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哀集類次，而仍以及序冠之。有篇次而無卷目，今釐為四卷，著之於錄。……集中原有盧坦之、楊烈婦二傳，檢勘其文，皆見於《李翱集》中。當由誤採，今竝從刊削焉。⁷⁷

⁷² [明]李賓編：《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第 3 冊，收於朱家潛等輯：《故宮珍本叢刊》第 60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

⁷³ [宋]鄧牧著：《洞霄圖志》，收於[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第 15 集（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光緒 8 年刊本，1882 年），無頁碼。

⁷⁴ [清]錢謙益、季振宜遞輯：《全唐詩稿本》第 18 冊，收於屈萬里、劉兆祐主編：《明清未刊稿彙編·第二輯》第 18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無頁碼。

⁷⁵ 〈尚書都堂瓦松〉，明刊本《英華》卷 187 署作「李曄」；〈海上生明月〉，明刊本《英華》卷 181 署作「朱華」。關於其作者問題的討論，參見佟培基編著：《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127，「李華」條。

⁷⁶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153，頁 1586-1588。

⁷⁷ [清]永瑤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卷 150，頁 1286。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乾隆 39 年序刊本）辛集「李遐叔文集二冊寫本」條曰：

不分卷，有獨孤及序。第多訛字，吳焯為之校正。⁷⁸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光緒 27 年丁氏刊本）卷 24「李遐叔文集四卷精鈔本」條曰：

此本後人取《文粹》、《文苑英華》諸書編集，仍冠獨孤及序於首。向不分卷，館臣以其銓序頗備，析為四卷。當時書多訛字，吳尺鳧焯校正之。乾隆間，鮑淥飲廷博鈔進之。浙江採進遺書載其目也。⁷⁹

則李華文集明時有一不分卷舊鈔本，經吳焯（1526-?）校正並為其子吳玉墀（約 1737-1817）寶藏，又經鮑廷博（1728-1814）鈔錄進呈而收入《四庫》並析為 4 卷。《提要》乃據其藏者而言，《浙江採進遺書目錄》乃據其進呈者而言。

經過吳焯校正的這一鈔本，不知是否尚存天壤。所謂「集中原有盧坦之、楊烈婦二傳」，即《英華》卷 792 所收〈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及卷 796 所收〈楊烈婦傳〉。兩篇傳記恰好位於李華文後（〈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李夫人傳〉），宋刊本不存，明刊本則既無作者署名，亦無「前人」二字，顯然是輯佚者誤將闕名之作誤認為「前人」。根據這一誤收可以判斷，吳焯所使用的底本乃是雜採《英華》等宋代總集而來無疑。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英華》收錄李華賦 4 篇，依次為〈望瀑泉賦〉（卷 36）、〈含元殿賦〉（卷 48）、〈哀節婦賦〉（卷 96）、〈木蘭賦〉（卷 143）。前 3 篇依次收錄於《四庫》本卷 1，均無校記。其中〈望瀑泉賦〉、〈哀節婦賦〉兩篇，《英華》原無校記，暫且不論，〈含元殿賦〉於《英華》有「一作某」校記（來自《文粹》），《四庫》本文字往往同於「一作某」。餘下〈木蘭賦〉一篇則遠在卷 4，其文本在繼承《英華》正文的同時，又保留了包括「一作」在內的諸種校記。同樣的現象，還見於廳壁記類文中。《英華》所收李華廳壁記包括卷 798〈御史大夫壁記〉、〈御史中丞壁記〉、卷 799〈著作郎

⁷⁸ [清]沈初等著，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544。

⁷⁹ [清]丁丙著：《善本書室藏書志》（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光緒 27 年丁氏刊本，1901 年），無頁碼。

壁記〉、〈杭州刺史廳壁記〉、〈衢州刺史廳壁記〉、〈常州刺史廳壁記〉、卷 801 〈壽州刺史廳壁記〉、卷 804 〈京兆府員外參軍壁記〉、〈河南府參軍壁記〉、〈安陽縣令廳壁記〉、〈臨湍縣令廳壁記〉共計 11 篇。其中，除〈杭州刺史廳壁記〉、〈衢州刺史廳壁記〉、〈常州刺史廳壁記〉以外 8 篇，均依次收錄於《四庫》本卷 3，有正文、無校記；餘下 3 篇則收錄於卷 4，均保留《英華》校記。

如若以是否保留《英華》校記為標準，不計收錄於末尾的詩作，則《四庫》本《李遐叔文集》可以卷 4 〈木蘭賦〉為界劃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分除〈正交論〉有「疑」字校記、〈故中岳越禪師塔記〉有「闕」校記之外，均有正文而無校記，正文往往異於《英華》正文而同於「一作某」校記。後半部分除僅僅收錄於《文粹》的 4 篇作品以外，其文本、校記均與《英華》相近。這便意味著，《四庫》本及其底本，即吳焯校正舊鈔本，並非單純如四庫館臣所猜測的「取《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哀集類次」而來，而是一個拼合本：自〈木蘭賦〉以前大約為某種舊本；而自〈木蘭賦〉以後則搜羅自《英華》、《文粹》中的未收篇目，來自《英華》者有校記、來自《文粹》者無。

吳焯校正舊鈔本雖然是拼合本，然而，由於其前半所使用的舊本收錄的作品幾乎不出《英華》、《文粹》範圍，因此還是應當認定為某種輯佚本。不過這一輯佚本留下了許多校訂痕跡，除上述根據《英華》校記修訂正文以外，卷 3 所收〈廚院新池記〉一文不見於《英華》、《文粹》。這篇文章應當與上述《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本同樣，淵源自《洞霄圖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二者均未保留《洞霄圖志》原有的文末作者署名。如若認為兩位輯佚者在無證據的條件下，同時認定「大曆五年處士李玄卿」即李華，同時又不約而合將這一姓名刪落，不如認為二者僅僅是沿用了某一誤收了〈廚院新池記〉的更早傳本。

吳焯使用的不分卷舊鈔本如今下落不明，大陸地區藏書機構所存多為四卷本。⁸⁰目力所見僅存的不分卷本，惟有靜嘉堂文庫藏《李遐叔文集》（以下簡稱「靜嘉堂本」）一種，乃陸心源（1838-1894）十萬卷樓舊藏。就收錄篇目而言，靜嘉堂本同一文體位於一處，並非如《四庫》本那樣拼合而來；就文本而言，靜嘉堂本則在《英華》正文及其校記之間間有取捨，決

⁸⁰ 浙江圖書館有清鈔本《李員外遺集》2 卷，待考。

非簡單機械的輯本。考慮到靜嘉堂本銓擇採納《英華》校記的這一態度，雖然其並非《四庫》本底本，即吳焯校正舊鈔本，但是二者之間不妨存在某種聯繫。

嘉慶年間編修《全唐文》，收錄李華作品於卷 314 至 321 共計 8 卷。近來研究者總結《全唐文》所收唐人別集底本來源，提出「由於《全唐文》重輯以舊本唐文為基礎，而舊本初成時間早於四庫開館，因此所據底本顯然不是四庫別集，而多為坊間通行刊本」，同時也有「四庫開館之後的新近刊刻本」。⁸¹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全唐文》本似乎並非淵源自某種的李華文集，而是以《文苑英華》為主要材料重新輯佚而來。

這一判斷的線索，在於同一文體之下的收錄次序。《全唐文》「編者雖未明確提出唐文繫年的義例」，但是在如碑誌、制誥之類文體收錄方面「體現出繫年的意圖」。⁸²由於李華作品正文中多半無明確紀年，因此，《全唐文》本同一文體下的作品次序也大致依照《英華》次序。如〈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楊騎曹集序〉，其實際撰作年月恰恰與收錄次序相反（參見前文）。《全唐文》編修之時，顯然無法完成此類精密考訂，單純沿用了《英華》原書。而上述李華文集舊本如靜嘉堂本、《四庫》本，其同一文體之下收錄次序與《英華》多有出入。這或許是由於《全唐文》本乃是文穎館臣在認同《四庫》館臣關於李華文集舊本「蓋取《唐文粹》、《文苑英華》所載哀集類次」的說法基礎上，摒棄《四庫》本及世間流傳諸鈔本重新採錄而來的。

當然，也有幾類文體下的作品似乎根據撰作年代進行了簡略的調整。如「賦」類所收〈含元殿賦〉、〈哀節婦賦〉、〈望瀑泉賦〉、〈木蘭賦〉，《英華》收錄次序作〈望瀑泉賦〉、〈含元殿賦〉、〈哀節婦賦〉、〈木蘭賦〉。〈含元殿賦〉根據《舊唐書》本傳，明確是在天寶年間所作；〈哀節婦賦〉則在流離江南以後。這些資訊，在為作者編訂小傳之時都很容易得到。〈望瀑泉賦〉、〈木蘭賦〉大概是無明確繫年，故而列於最後。「賦」類以外，經過次序調整的文體還包括「書」類、「銘」類、「碑」類、「祭文」類。這些文體即便正文無明確年月，然而相較於別種文體更易考訂。《全唐文》本次序當然並非準確無誤，然而足見修書諸公之良苦用心。

⁸¹ 夏婧：《清編全唐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120。

⁸² 同上註，頁 86。

判斷《全唐文》本是出自館臣重新輯佚這一推論，更有賴其文本作為證據。正如《全唐文·凡例》所言：「原書（按：舊本《文粹》）編載《文苑英華》諸文，所據係明刊閩本，其中譌脫極多，今以影宋鈔逐篇訂正，補出脫字。」⁸³比對《全唐文》本與傅增湘《文苑英華校記》所引異文可知，《全唐文》本與傅氏所見影宋鈔本、舊鈔本多有相合之處。⁸⁴如明刊本《英華》卷143〈木蘭賦〉「乃採斫而歸」，傅氏所見影宋鈔本「而」作「以」，《全唐文》本同；「沂長江以遐覽」，傅氏所見影宋鈔本「沂」作「泝」，《全唐文》本同。⁸⁵

此外，在匯集《英華》、《文粹》篇目的同時，《全唐文》本還作了少量補遺，即據《書苑菁華》收入〈字訣〉、據《李翰林文集》收入偽〈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而向來被諸本收入其中的〈廚院新池記〉，則歸於卷437李勉名下並註作「謹按，是篇一作李華」。⁸⁶雖然存在誤收的遺憾，但總的看來，《全唐文》本無論是篇目、文本還是繫年的調整，都大大優於既往諸舊鈔本、刊本。

五、小結

以上，本文首先以獨孤及〈中集序〉兩類文本間的異同為線索，考訂了李華文集結集的具體過程。結論認為，李華文集在其生前身後經過兩次整理。第二次整理由獨孤及等人主導，在搜集失收篇目的同時，調整了全集編次並最終呈現為《前》、《中》、《後》三集的形態。

其次，本文利用《文苑英華》，特別是其校記提供的資訊，判明了李華文集在宋代的流傳刊刻情況。結論認為，宋初兩部重要的唐人總集，其所依據的李華文集都應當來自某種完整的《前》、《中》、《後》三集。《前》、《中》、《後》三集在江南地區得到了較好的流傳、保存，並最終在南宋時期以刊本形式固定下來。然而遺憾的是，南宋時期存在的諸種刊本在元代以後似乎均散逸不存。

⁸³ [清]杜堉編：《欽定全唐文》第1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嘉慶19年刊本，1814年），無頁碼。

⁸⁴ [清]傅增湘：《文苑英華校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93-96。

⁸⁵ 同上註，頁93。

⁸⁶ [清]杜堉編：《欽定全唐文》第103冊，卷437，無頁碼。

本文最後通過簡單的文本比勘，探討了《四庫》本、《全唐文》本李華文集的底本來源。結論認為，《四庫》本來自某種舊鈔加輯佚的拼合本。大概是宋本散逸較早的緣故，無論《四庫》本及其底本，亦或更早的靜嘉堂本，其收錄作品基本不出《英華》、《文粹》之類宋代總集之範圍。或許是考慮到這一情況，《全唐文》本編輯之時徑直摒棄了《四庫》本及世間流傳諸鈔本，根據諸宋代總集，特別是影宋鈔本《文苑英華》重加採錄，從而使得其成為傳世的李華文集諸本中品質較佳的一種。

根據以上結論可知，作為一代文壇領袖，李華文集在其辭世前後便得到了較為精心的整理。雖然早年詩文確因安史之亂而有所散逸，然而大部分，尤其是成熟階段的作品基本得到了妥善保存。其後歷經唐末五代中原板蕩及兩宋間之兵火，直至南宋年間，李華文集仍然以完整的形態流傳於世。姚鉉編輯《文粹》便以〈含元殿賦〉開篇，讚歎「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⁸⁷目其為上承燕許、下啟韓柳的關鍵人物之一。元代以降，雖然完整的李華文集漸次散逸，然而其精華部分則有賴《英華》、《文粹》而得以留存。李華在後世之評價，之所以略遜色於其本人在當年之地位，這一現象並非由於作品之存亡多寡，而在於其原本便處於承上啟下的文學史地位所導致的。

【責任編校：朱怡璇、黃競緯】

徵引文獻

專著

- 〔唐〕柳宗元 Liu Zongyuan 著，尹占華 Yin Zhanhua、韓文奇 Han Wenqi 校注：《柳宗元集校注》*Liu Zongyuan ji jiao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年。
- 〔唐〕權德輿 Quan Deyu 著，郭廣偉 Guo Guangwei 校點：《權德輿詩文集》*Quan Deyu shiwe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年。

⁸⁷ 〔宋〕姚鉉輯：《文粹》，收於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編著：《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無頁碼。

- 〔唐〕獨孤及 Dugu Ji：《昆陵集》*Piling j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順治 5 年抄本，1648 年。
- 〔後晉〕劉昫 Liu Xu 等著：《舊唐書》*Jiu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年。
- 〔宋〕尤袤 You Mao：《遂初堂書目》*Suichutang shumu*，收入〔明〕陶宗儀 Tao Zongyi 等編：《說郛三種》*Shuo fu san zhong*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年。
- 〔宋〕王象之 Wang Xiangzhi 編：《輿地紀勝》*Yudi jisheng*，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13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文苑英華》*Wenyuan ying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2 年。
- 〔宋〕計有功 Ji Yougong 著，王仲鏞 Wang Zhongyong 校箋：《唐詩紀事校箋》*Tangshi jishi jiao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年。
- 〔宋〕姚鉉 Yao Xuan 輯：《文粹》*Wencui*，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 Zhonghua zaizao shanben gongcheng bianzuan chuban weiyuanhui 編著：《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Zhonghua zaizao shanben, tangsong bian*，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2006 年。
- 〔宋〕陳思 Chen Si 著：《寶刻叢編》*Baoke congbian*，收入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 Zhongguo dongfang wenhua yanjiuhui lishi wenhua fenhui 編：《歷代碑誌叢書》*Lidai beizhi congshu* 第 1 冊，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8 年。
- 〔宋〕鄧牧 Deng Mu 著：《洞霄圖志》*Dongxiao tuzhi*，收入〔清〕鮑廷博 Bao Tingbo 編：《知不足齋叢書》*Zhibuzu zhai congshu* 第 15 集，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光緒 8 年刊本，1882 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 著：《新唐書》*Xin ta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年。
- 〔明〕李賓 Li Bin 編：《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Xin juan badai wenchao baijia xiaoji* 第 3 冊，收入朱家潛 Zhu Jiajin 等輯：《故宮珍本叢刊》*Gugong zhenben congkan* 第 603 冊，海口 Haikou：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2000 年。

- 〔清〕丁丙 Ding Bing 著：《善本書室藏書志》*Shanben shushi cangshuzhi*，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光緒 27 年丁氏刊本，1901 年。
- 〔清〕永瑤 Yong Rong 等著：《四庫全書總目》*Siku quanshu zong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5 年。
- 〔清〕杜堉 Du E 編：《欽定全唐文》*Qinding quan tangwen* 第 1 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嘉慶 19 年刊本，1814 年。
- 〔清〕沈初 Shen Chu 等著，杜澤遜 Du Zexun、何燦 He Can 點校：《浙江採集遺書總錄》*Zhejiang caiji yishu zongl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9 年。
- 〔清〕張元濟 Zhang Yuanji 等編：《四部叢刊初編》*Sibu congkan chubian*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商務印書館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1965 年。
- 〔清〕彭定求 Peng Dingqiu 等編：《全唐詩》*Quan tangshi* 第 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0 年。
- 〔清〕傅增湘 Fu Zengxiang：《文苑英華校記》*Wenyuan yinghua jiaoji*，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2006 年。
- 〔清〕董誥 Dong Gao 等編：《全唐文》*Quan tang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清〕錢謙益 Qian Qianyi、季振宜 Ji Zhenyi 遞輯：《全唐詩稿本》*Quan tangshi gaoben* 第 18 冊，收入屈萬里 Qu Wanli、劉兆祐 Liu Zhaoyou 主編：《明清未刊稿彙編·第二輯》*Ming qing weikan gao huibian, di er ji* 第 18 冊，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1979 年。
- 佟培基 Tong Peiji 編著：《全唐詩重出誤收考》*Quan tangshi chongchu wushou kao*，西安 Xian：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Shanxi renmin jiaoyu chubanshe，1996 年。
- 吳在慶 Wu Zaiqing 等主編：《唐五代文編年史》*Tang wudai wen biannian shi* 第 3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18 年。
- 吳鋼 Wu Gang 主編：《全唐文補遺》*Quan tangwen buyi* 第 7 輯，西安 Xian：三秦出版社 Sanqin chubanshe，2000 年。
- 郁賢皓 Yu Xianhao：《唐刺史考全編》*Tang cishi kao quanbian* 第 3 冊，合肥 Hefei：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daxue chubanshe，2000 年。

胡可先 Hu Kexian、楊瓊 Yang Qiong 編著：《唐代詩人墓誌彙編·出土文獻卷》*Tangdai shiren muzhi huibian, chutu wenxian j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1 年。

馬楠 Ma Nan：《唐宋官私目錄研究》*Tang song guansi mulu yanjiu*，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20 年。

夏靖 Xia Jing：《清編全唐文研究》*Qingbian quan tangwen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9 年。

傅璇琮 Fu Xuancong 主編：《唐才子傳校箋》*Tang caizi zhuan jiaojian*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傅璇琮 Fu Xuancong、陶敏 Tao Min 著：《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Xinbian tang wudai wenxue biannian shi* 第 2 冊，瀋陽 Shenyang：遼海出版社 Liaohai chubanshe，2012 年。

萬曼 Wan Man：《唐集敘錄》*Tangji xulu*，開封 Kaifeng：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daxue chubanshe，2008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郭勉愈 Guo Mianyu：〈《唐文粹》銓擇《文苑英華》說辨析〉“*Tang wencui quan ze Wen yuan yinghua shuo bianxi*”，《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2002 年第 6 期。

陳尚君 Chen Shangjun：〈杜詩早期流傳考〉“*Du shi zaoqi liuchuan kao*”，《唐代文學叢考》*Tangdai wenxue congkao*，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97 年。

陳鐵民 Chen Tiemin：〈李華事跡考〉“*Li Hua shiji kao*”，《文獻》*Wenxian* 1990 年第 4 期。

楊瓊 Yang Qiong：〈新見唐代文學家李華墓誌考疏〉“*Xinjian tangdai wenxuejia Li Hua muzhi kaoshu*”，《文獻》*Wenxian* 2022 年第 1 期。

趙昌平 Zhao Changping：〈秦系考〉“*Qin Xi kao*”，《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1984 年第 4 輯。

趙望秦 Zhao Wangqin：〈《昆陵集》板本考略〉“*Piling ji banben kaolue*”，《中國典籍與文化》*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2002 年第 2 期。

謝力 Xie Li：〈李華生平考略〉“Li Hua shengping kaolue”，《唐代文學研究》
Tangdai wenxue yanjiu 第 2 輯，1990 年 10 月。

〔日〕花房英樹 Hanabusa Hideki：〈文苑英華の編纂〉“Wenyuan yinghua no
hensan”，《東方學報》*Toho gakuho* 第 19 冊，1950 年 12 月。

